

一個Alpha該有的樣子究竟是如何的呢？強勢而具有侵略性似乎是唯一正解，而我從一開始就背離了這個答案，不管是性格還是信息素，在眾人的意見中，作為一個「Alpha」的我都太過溫和了。

不過這些都只是小問題，真正讓我意識到自己不太一樣的那一瞬間，第一次是當身旁的Alpha都因為一個意外發情的Omega而激動的雙眼發紅時，我卻僅僅是指尖感到些許刺痛，神智依然冷靜地像是聞不到整個房間充斥著甜膩濃厚的Omega發情氣味，最後還是我把所有失控的Alpha打暈，並親手把抑制劑打進試圖扒我衣服的Omega體內。

Omega對我那本該是天生相互吸引的化學作用不知在哪出了錯誤。

簡直像是什麼開關被永久關閉似的，我和Omega的關係頂多只能從被引起發情期開始到結束，再後來就無法繼續維持。

直到後來才隱隱約約發現癥結點在於，我給不了他們希冀我給予的。

我遇到的Omega幾乎都希望我能引領他們，支配他們，填滿他們，可是我十分不擅長扮演一個稱職的征服者，曾經有個Omega一臉失望地對我說，我的溫柔簡直是在侮辱我身為Alpha的身分。

從那次開始，我就不太找Omega來度過發情期。

再然後，就是意識到自己竟因為一個Alpha的信息素而興奮了。

那是一種不同於發情期那樣燥熱的暈沉感覺，反倒像是一條電流從脊椎一路往上，刺激著大腦產生了陣陣酥麻的飄忽快感，我甚至冒出了個荒唐想法——如果被這股信息素包圍著，對方不管想做什麼，都是可以的。

初次體驗所帶來的好奇與無畏，令我沒有過多思考，直接向對方提出了邀請。

那人是在念警校時期的一位學長，少數沒有大肆譴責我「不像Alpha」的人之一，卻在那時候擺出了和他人無異的鄙夷臉孔，毫不留情地嘲笑我的渴求，並用我早已聽膩的言詞羞辱我。

可是，「不過你那張臉還算過得去，這可是我施捨你的」，他這樣說著，接著伸手把我拉過去……現在想來，那大約是我頭一次為了自己而出手的時刻。

那股幽微的吸引力，在對方露出那副醜陋模樣之後，便已消失殆盡。

……一個Alpha該有的樣子究竟是如何的呢？我若是將自己的全部暴露出來，或許、不，一定會被定義成一個「怪胎」吧？